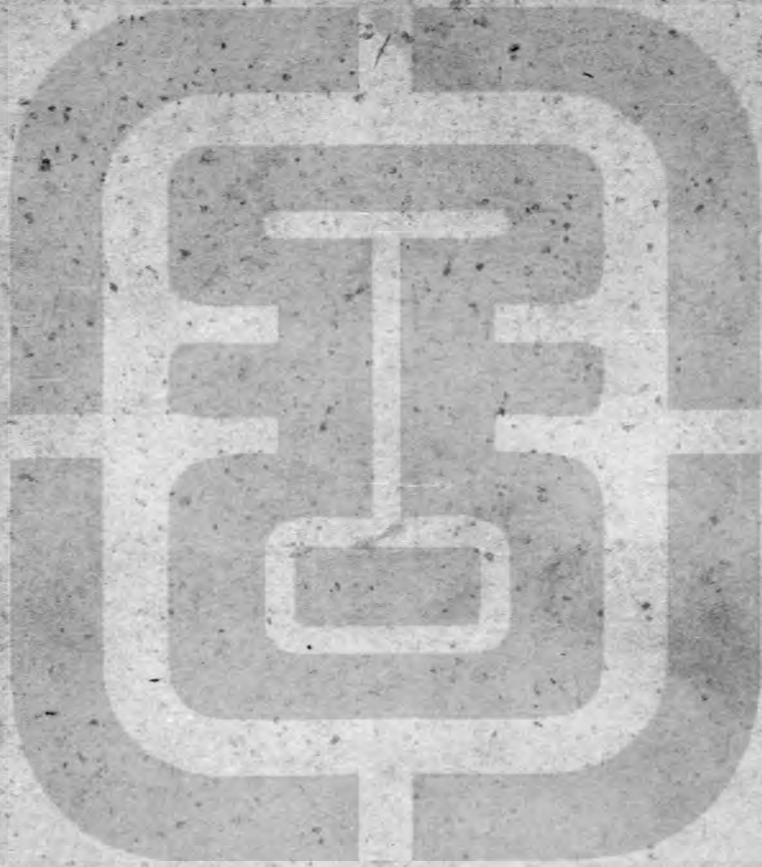


唐文粹

記箴誠銘書

卷七十四
之八十三



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記丁書附錄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堂樓
亭閣

號州三堂記

呂溫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廬朗中齋居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四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附 獨孤

李白酒樓記

陸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谿縣東峯新亭記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穎亭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馮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管休

號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蛰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

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
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螭乎高齋清地其所以
宴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
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臣親不居時
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
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
徒造適亦實垂訓君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
人曾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
頽侈始革基構豐而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
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
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沓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
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熟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拆岸
鋪島織沉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竒方舟

迤樂魚時翻飄葉雪飛泝公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
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
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連漪
解帶休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蕩沉沉皓壁如霜羽
羽不招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
之日金飈掃林翁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
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
瀟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
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
白於是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
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潺湲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
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
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

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
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
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唯是心以惠境
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義息州郡之選
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
刃而理此焉坐彌靜政令若木金戶民如魚鳥馴致其
道闇然日彰小子以家通之愛獲拜狀下且齒諸子侍
坐於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
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觀清淨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竒秀甲天下山山比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
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
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上不能去因而峯

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
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
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碱
階用石磊窻用紙竹簾紵帟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
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
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
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在宿心恬三宿後頽
然嗒然不知其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
廣十丈中有平臺南有方池倍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
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
石澗夾澗植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
夏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
蘿葛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

月時下鋪白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欺空埤
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
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
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
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
崖上泉脉分縷懸自簷注砌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
瀝飄灑隨風速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
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
晦昏旦舍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田廬
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
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
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
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必以是哉矧余自思從

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篔簹土爲基聚拳石爲
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旦褰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
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
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
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
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
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
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
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闊達志遐遠舍和而不
假修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若可離其
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

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
然不知天地之爲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曠人或未覩
吾能知之大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
求其志也材不斷全樸牆下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
清冷含風可以却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
徑枕倚于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闥于中屏
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
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群書
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
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
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賤三十四年于茲矣吾
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
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

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翹清風凌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繒
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鍔錫身被嬰襮力
方盛也騁於康逵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
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
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郡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
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
德而聿脩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
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墁竇窞奔尋尺無遺
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
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
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

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
目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和浴乎沂
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
月三日趙郡李華記

盧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列乎冬楚
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列是皆不得氣之
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燠故膏肓欲寒陰
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為榮似
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
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内室欲虛堂廣
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效且病且亂且窮矣天
地之氣當夏而列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

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綵不能動
且榮而必慊其心躁内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
志亂外門淒淒而寒者内室彤彤而熱者其士窮予三
年夏待罪于廬陔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
植者為柱椳撐者為椳椳破者為雷削者為障旧者為
樞篋者為纏絡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縮空者為梁方
大暑火烘爆雷坼壤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
持之墮而不自運赫赫焰焰如列千萬炬于室内視其
門即寂寥虛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
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内外居室之
寒燠反是果為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
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
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

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
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焚其廬而斬其工其
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
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
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
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
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
為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
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
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直智
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乎物耶孰能為

余鑿大昏之藩開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
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著其
富正據扉亦雄助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日相瞪則壯
麗靡之歎慷在第二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
峯極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頓一夕蟾娟來秋以揚
雲併半空冰備一岸冬以明此繁舉翻縷不盡也然而
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石環警緒至越
筵走奏搨彙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憚而敦
嚮之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達秋偶
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闌梁出城
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松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為

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諒者不復
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
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文之所
以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
偏擅攸戡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
面摠而有諸則我無讓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
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疊嶂之命爲宜至於欄
干蹋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
煩於槩故擲之而中比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一
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
酒樓夫觸強者覲緬而不發乘險者帖亦而不進潰毒

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破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
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疾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
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
今爲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
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較以輦
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
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聒明耳聰恐貽
奠陪故狎弄杯觴沉溺翹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
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
使之消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
情閨思使之壯氣激入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
遼歷物外爽入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
騁決發如瓊萬弁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

觸文之強秉文之險瀆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
觴沉溺麴蘖是真築其聰賢其明醒則移於賦詠醉而生
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
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遽有其人
拔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搆凌雲者有限獨斯
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腐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
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

偉絕特之稱及王三所為亭賦記等

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
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並

今中丞王
題本閣

壯其文辭益欲徃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

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伏道取疾以至
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

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
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
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
書舍人太原工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
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
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
施秋殺陽開陰則令脩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
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
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
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決和公與
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
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
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朞月公又來

燕于此公胡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楠板檻
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故缺者赤白之漫
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
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
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
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
從公游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
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
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
用勤集事信故人洽勤故公濟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
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

峯亭之遊皆城之闌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刹之上方而
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
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闐之喧途道徃來簿書
鞅掌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嶺雲峩峩
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
黛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澗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
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旣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
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
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
濬谷佳境勝槩繚岫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在建
中興元之間爲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
壓寇境供意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

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
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
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刊于
石而附諸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兀慧者遊異日從
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立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
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樞翳却立而
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
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
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除寒暑旣成愈請名
人其丘曰侯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時之道也
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

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
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
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
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
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
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此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
莫宜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
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
瀕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
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
遐褻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歛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
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
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

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芳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棊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為之鎮五谿叢流以導其氣其土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事者逸亡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榛灌繩墨之下無姦傲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濶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保於是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遺祖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繇是白蘋之制經矣

洲在郡城南東亂雲谿而即焉白沙如浮流波環之前有大野繚雲繚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芟菰叢生鳧鶴朋游嘉名雖曜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高之程據洲之陽撥日之正揭大亭一焉脩廊雙注北距于雲浮軒瞰流莪水亭二焉大丁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錫刻密石用成暈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則庭除朗潔彌望鋪雪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夫矯而對起紫桂翠篁辛蕙木蘭碧枝丹實蛇走珠綴鮮飀暗起紫葉振縈落英飄飄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之石嶙峋乎玉容歲蕤乎瑤芳衆榮偶植羅列布護外則差初宜以白蘋間

之紅藻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々旆旌綵舟
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周鼓
鍾羽籥以落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况
乎有遺區之歎則爲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
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廢置借矧蘋之爲用風有季女
之莫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
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贊勝賞也如彼哲賢詠歌也
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
之暇時購武夫之美功塵問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
休烈垂不朽之遐觀若其利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
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將涉淝河上會稽凌縉雲
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守自覽亭之崇構舉書其實合春
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誼云

穎亭記

陳寬

穎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相在焉西北餘
予升之見穎水直北劈地而來若如隙光端如匣劍視
苦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
崢屹不得進踏踏却碎三十六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
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
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
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
蒙仁止其幾而遠以麻覽爲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爲
不聞也夫陽翟自穎陽達許昌皆漢郡穎川屬是乃吾
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
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
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請名之穎亭遂名之若

使鮮携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緩進既揖抗對之益
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榭亭以釣匠氏
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霍縣令陳
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
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
戒降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
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
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
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籍之於
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
得再成之糜費如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

君子多建之昔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
別駕置同正負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碧
炎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
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
沉地理卑瘁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廬乎因問風俗相
原隰郭東里所共得竒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
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點圓
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
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憚移日心謀意籌
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
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
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
石乎是謂政平教成時和境清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

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
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
寧羨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
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
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
露下蕪忍令父母慙之乎遂借發言爲公就亭之功如
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爲之辨方經蹶環
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園有餘木
或掬一抔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
莽可去以自雜瓦甃無脛而奔萃一日斤斧之功畢
二之日塲壘之傭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
豁飛榮翼而四翥東西南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
護頽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

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迫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
容影光彩搖漪入瀾拍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煖
燠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颻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
後一睇一睇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
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乎群庶尋幽探異常於斯
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通途在下可以觀耕
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
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
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
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
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
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
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

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
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
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
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
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
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
紀于左以為邦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
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
荒野叢翳之際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
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款側以入繇谷跨谿皆大石林
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雷厲止者鳥厲於其穴則

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踈環顧睇目疑若搏噬於
是剗闢朽壤翦焚榛穢決澮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
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竒於茲地非人
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
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為
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
州藝是野眉厖齒鯁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
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之
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
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羸其數然
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
于明神漢之二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
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

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諫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掛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濩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覽荆衛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

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顛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棲同雲於高闥見雪之紛矣政成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立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羨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充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千

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芙蓉
露下落揚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踈雨滴梧
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
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
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
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
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
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
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
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
筆先生貌于郢之亭亭在荆南每有觀之志四年榮陽鄭
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
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舊名浩然

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為趨斯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命易之以先生姓孟改為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
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與書字曰貴
況以賢者名于署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
祀之弊一朝而去百祀謂開元至今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
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為文咸通四年
四月三日記

晉府

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文粹卷第七十四

文粹卷七十四

十八

唐文粹卷第七十五

記戊摠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興利二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梁肅

卜勝二

東山記張說

司徒岐國公社城郊居記

君陽遯叟山居記

陸希聲

館舍

廬州同食館記陳鴻

橋梁

汾河義橋記崔祐甫

井一

義井記邵真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常璿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囂豪物產多狀
山川闢錯風俗詭浮故理束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慚
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况功利及
物耶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

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爲大夫於是肅以檢姦廉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夭落民得休泰盧公嘗曰時或爽使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今令邑中有能脩復陵塘積水防患者終懋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丘隰迨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耄不可疑識與人飛語他邑病能些言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晨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功况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具畚耜列縵鋪筥礫礮堅披材輦壤日必巡文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雲動雷行斬莽闢蕪獲傷保於培高徹里不知形疲不憚苦骨不殘民力不費

金刀潛鉄化工事於農畝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人也駭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鬪橫殺衝波泄流引血臂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有風雨暴鬪洄洑換晨虺虺會似聞構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爲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駭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藝天旱魃爲虐敲蒸瘴怒蛟龍遺誅而翠激搖岸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瀦瀾百里則貫畦浮陸卒歲之漑千頃豈爲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鴈之群羅生菰滿萁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

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曰良能以其因水
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
封能其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
表尤功今連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為時賢爰領宣部
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他
人有善惟恐不聞况伯氏功利如是吾豈詭故哉乃從
之邑長李君又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安之追論大
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
定錄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佾或參其議或督其事
泊百姓朱綸李縱田丘程胤等若干人咸請予為記云

鹽池記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溟張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
以為海目則郇瑕民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

嶺山麓湛湛煙碧浩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
廣矣雖吞翁坳隧代增淳鹵而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貿
惟從山湧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賈之資貨是人
不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鑿載臨流潦旋敗泊
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既啓鹽乃旋復非夫幡蚪神
應坤次靈孕亦曷能旌會明等員勝矣帝所宜念貴然
來思分天牧以泄擇藩佐而貳賢能鮮墜于事則其胤
字通閉閤扼拓磯之左隅鄰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塋
乎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藏茲乃慮終於始也邦貴康
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悅使大命日下巡功歲移
廣岸砥平而可礪脩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
氣興洪溝浚白波騰或瀆或汨以平以瀟狀雲洩而雨
駭或花明而雪疑京坻蘊崇豆區嘉量矧戶徵筭鹽人

揭書民無不供先簿稅以從賦君孰與足遠黎庶而必
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輒流日驟水而雲
艦擊星律有變給用無絕傳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茲
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玄德
也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污明君之藏垢也
羹餼調膳賢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國
貞將以樹善求年非石無以絕垂裕裔胃非文無以揚
則我晉寶達于萬方也

東山記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常公體令
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
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俗石潭竹岸松齊藥碗虹泉
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

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迺命掌舍設
幣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與軍於青雘佇暈
榆於紫氣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
旂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傳壑是日即席一拜公道遙公名
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但天子賦詩王后帝女
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
兄引內予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榮棟之
詩作於是其實筐篚下以昭忠信之獻貫其束帛上以
示慈惠之恩朝野觀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
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
此遇故兩曜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照
景窮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叶誅
大階齊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
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繁迴巖壑左
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蹙蹙於山腹下崇崗冒青
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
館幽集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滄或決
激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
漣縹以方塘輕艦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含霽之狀魚
鳥飛沉之適濯于潺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
芊絲葱蒨香露迴合含虛籟以四達翹清輝而交映故
其林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珮拖紳宗工儻人金閨
玉堂之賓淑姿脩態迴風遏雲之藝流光合睇中飲笑
林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

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
故光明昌大每温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
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
暢天理棲顛氣條然以遺萬物歟其不器歟昔子房
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
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
感兼動靜之極擊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
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
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
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崗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
與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弦晦以衆美
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君陽道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道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美之南而道跡焉
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狀渚道叟既以名
其山曰願山谿曰蒙谿將以願養蒙昧也在易願之象三
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願山之下東走震澤震
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願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
坎坎爲水爲險願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
象焉一旦道叟觴谿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願山曰吾之
所以命夫山之爲願者勗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
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
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莖薪養茅菅以爲茨藉養竹
箭以爲噐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
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
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

搗朽養慘霜虐以殺根芽養臃腫之朴不爲榦材養鈞
棘之藥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
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丞
氣養蟻虺蜂蟻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
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窾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
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勗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
以發其源決於塞埴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潤決
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
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
縱其墊溺決於鳥鹵以畜其施決於池籩以專其利決
於圃竇使犀蟹爲蓄決於澗如使鱉得志維谿有神子其
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
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

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
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
明之願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遠決吾志於中正使
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道世使無悶如
此而已遂與山谿得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
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然乎

廬州同舍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舍館梁柱朽蠹軒戶歌頌斷
枅委階椽落棟折風雨雪霜賓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
刺郡之明年冬十月歲向熟民且閑陶瓦于原伐木于
山磨舊礎築新墉迺豐賓堂迺出我前軒怨楠剝剝層樓
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騰掀階間容揖讓楹間容賓監柱
間容樂工屏間容將吏左右為寢室更衣之所朱戶素

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榭八西開下閣作養舍八
屋宏大中敞作南門容旌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
朱檻而城墉其下於溝開導通小因古岸植竹樹為風
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
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
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嶠函合肥壽春
為中路大曆末蔡人為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
京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
鹽鐵稅緡諸侯推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
會洛道路不第賓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
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沉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為尚
書郎以通知政術為合肥郡太守質平訛心風俗丕變
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宅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輒鹽相

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爲風波沉溺者半迺於湖東北岸
棗臯里作厩廩三十九間川東兩邑人米輸於此由申
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後他邑館舍次于
餉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丘明傳經因事書事瀉因
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之政亦春秋之
旨傳曰自廬已往振廩同食大和二年太歲己酉正
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於稷山縣南汾河水入境稱曰孝子詢
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縶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
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
上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縣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爲
捷渡口如肆葦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紀

欲速不達武在茲乎見義不爲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
也迺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日恒歲積自阿關而
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令遠驟馳遞饋飴
者蓋俞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
河許牽射隕沙徙岸呀呷轉騰奮築於激射之旁根柱
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謀十八九矣其秋七月天
作滂雨湍悍襄陵愆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鄉人涕
泗弟之曰力竭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有
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辯箴繫舟矣
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澌杜春冰解而興功止於水
涖降一歎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
轂去其飾成無舟艘取其固勢異虹蜺僉義於孝子之
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

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表顯
門功列鄰境難其一善矧乃六之由是則縣人誌之于
石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并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
間公鑿井於城垣之陽門通莊之右偏著曰義正哉導
之深源經之善利庶彼遠宇達于交衢誠其瓶以永不
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世實前注泮而平之隨
周不私圭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在槁落而激清
樞凝旨而不閉環四存以一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所
向焉茂燠暵之虞濟頌乏之難昏惜者得以壽盪瘵痲
者由之蠲愈滌汰氣全沃洒蒸灼淡然不改與地配久
化冀闡為閑敞鄰梵宮之清淨脩廊對開連樓鬱峙肅

真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
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
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貳外
閫顯榮當朝騫騫青冥前視萬里鑿井為濟川之漸斷
輪為秉軸之兆可轉躬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
名膺王府心拂塵累料物以經遠恤入以遂誠迴俸節
財藏事彰義將獻祉于太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
三事體大公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
大曆六年三月記

唐文粹卷第七十六

記已一十首

吳興姚鉉纂

浮圖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顏真卿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元稹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歐陽詹

畫西方懺記白居易 黃石巖禪院記劉軻

沃州山禪院白居易 塑像記段成式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權德輿

鸚鵡舍利塔記高舉

四州大水記肩任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貞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

災沴

木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業波之尚法諸聲
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
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願等始於
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
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
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
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
傳惠光光傳雲暉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
首傳道宣宣傳洪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六亮道賢
亮亮傳雲一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于
室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
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崗寺遂受
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

者曰兩京條欽法銳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
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
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兆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
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坐其下日
有二三千人由是明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
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砌
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
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掌撰本
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貞卿忝刺撫州
東南四里有未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
臺階局儼然軒構推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
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貞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
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實

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
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
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惠
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薰修以資景福食以為學
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
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岳正
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
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
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
少卿張延臯脫俗歸真其名曰壞銅為稱首焉又欽比
年已來為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
里餘像法於變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
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

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辨深嗟嘆而贊美
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國觀音道
場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止足曰智融精持本事
如會尊衆乃命智晃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初立
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
殿鬱興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羅刹之請嚴身瓔珞
照耀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普薰神足
無極其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
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孤山求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接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求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
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
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

白居易爲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
其居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
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旣
訖又立石爲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
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
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
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
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
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祐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
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
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爲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爲後
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間其事以自廣余以長
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徒於會稽路於杭

杭民竟相觀睹白恠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
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爲名聲人相與日夜
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
欲爲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旣文經旣石而又
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
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
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
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
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爲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爲城郭
苟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中學數息則易成此又
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
千之文刻石求求因衆妙合成獨不能爲千萬劫含藏
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與

僧當爲余言余不當爲僧言況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閭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閎闢各由襲必無襲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爲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兆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昨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飈颺環駭旬旬存冥雉雉者雷騷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殿空岑嶺躩踞潭洞蕩蕩須臾風雨散雷雲收激劈輪囷斬焉中闢南委地以梯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隱真像

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跌坐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堅於石沈高厚廣袤又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爲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爲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意不可思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頽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爲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入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旣長存法亦隨是與夫

為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求求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巉巉之餘初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懺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

誓願於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場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居士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知我老者有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觀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

無諸惡道及衆苦

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歸無量壽佛所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為川瀆然則巨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樓禪子不知其幾臚乃曠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火生落之榮頽去留之汭泝雖云之自彼而於我幾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固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雜乎履舄嵐靄在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聳凌兢上真為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顯氣絕慚容於

厚面遠喧卑之臊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鈞也餅也名為利鈞利為名餅吞鈞食餅手足羈鎖彼焉得而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粹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入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父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峯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道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州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

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
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遁林君馬次又有乾興淵支遁
開成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
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郝超孫綽桓彥表
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万
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
云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
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
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竊
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辭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
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州此皆愛而
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
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

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
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駿若千
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暇八九十
安君遊觀之外曰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
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
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
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
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
興茲山今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
世有緣乎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衽金浴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
忿怒鑿撲爲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

切利尉候北方毗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
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倫曰如意等
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僑尸
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頓
一戟暨迦婁而垂翅投脩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
竊絲蓋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
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北虜感夢而戲悔近于闐聚
落西羗覩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衛盼蠻靈應事無虛譯
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贍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
本天王搜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
像謂西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爲僧乾
立所居乾每調藝不安旬日方悟處徙他室昉誓造北
方變梁朝謂彫塑像亦爲變也請押衙熊輅爲募首輅遂與執白篲者郭

宣熊師佐等從史問伍爲說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際
化異貝共二十方輅厚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
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稜電擊猛焰慧有蛟蜂搶軒金塗
錯落而燐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蔓臚
盡儻峴是不翅擊三屍磔五塚也及素天女主裁神凡
四四事堂內三壁寫載部落雷公初怒忖留惡觀吁可
畏也言之人香火徼福林筭乞靈福旣據我靈詐乏主
噫予曾閱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於此會
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歟輅爲學性端介敏辯王
公多伏之復晤禪那宗要得懃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
大中三年病且危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
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
定州差輅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槩張目曰世途若此

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賦毛鷦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輅爲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折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踏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无身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復其門闕皆獲趣入若

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於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攀鞿鎖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夫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梯稗耶建中二年予以吏役道于鮑時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之宴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元精以玉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竒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

則有華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
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
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
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
音以此鳥名載梵經者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
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
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
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示善聽其後或俾之
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
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
緣起不生際雖緣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
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
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月悴

爾不憚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
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泊十擊
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
擊磬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
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
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
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
有高僧惠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跡聞說此鳥涕淚悲
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禽
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
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
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誇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
直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爲妖地反物爲災其於水也反利爲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齧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桐栢發饑歎湧下注淮瀆平端七丈浮壽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濤倒流蝨縮迴薄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鏡連不捨晝夜至于旬浹乾坤合怒雲雷爲屯以水濟水吞洲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薨爲河宮噍類如魚鼈泗州刺史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

至也聚邑老以訪故寒新獲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俘以載之遂連舳促檣斂邑之輿嬰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府之器先寘于遠野軍資甲楯士文馬牛遠遷于水次將健丁壯竭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逮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汗漫不測涯涘驚颯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北崇丘如島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泚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伍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况是別境離局姦也雖死不爲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山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

里至於徐州通廉察之問又移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寇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誥曰任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以親萬姓河公何爲不仁降此大沴任之罪也厲聲正色阽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破郭之間無岸不容尺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唯公之露寢與內寢巋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蓋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廢物而遺已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翦方茲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輶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繕立郵市造井屋公申勸科程以貫以貸纔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爲垣樹柳爲甍端衢四達解宇雙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劉昆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絀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頽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諭公未或同年矣謹述而紀之

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記庚錄志附摠二十七首

吳興姚鉉纂

讌會一太學張博士講禮記歐陽穆氏四子講藝記韓

吳郡詩石記白居易琴會記柳謙

伯樂川記孫述

讌犒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柳宗邠寧節度饗軍記李觀

書畫琴故畫記韓愈祖二疎圖記王諤

蘇州畫龍記李紳錄桃源畫舒元興

書屏記司空圖玉筋篆志附舒元興

斲琴志衛公故物記書端符

種殖養竹記臧彥剝竹記劉寬夫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田

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耨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
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
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
禮記盛儒術祖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籍于五而禮記
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講之束脩既
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
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
僕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
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
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筭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
來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
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
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

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凝冰釋於心泉後一
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域知名
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子職在下庠六掌有教
道不足訓頌徒從公惟始洎終觀公之美敬書盛事記
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握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
月二十七日記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侍御史河南穆寧字子寧
以正直登朝以嚴明作牧斯歷陽之人弗惟奉丞相御
史之符候持三尺律期於禁暴懲姦而已迺能廣吾君
之德清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國事之
體大且非謏聞者之所及也請言其家之教化焉使君
有四子曰贊曰質曰賈曰賞聳秀之姿若瑤林植庭雪

羽馴廡克歧克嶷突而借弁方欲以六經百氏播禮樂
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如蘭有芳心泉有清源先德之
階於是乎始使君曰昔陳亢喜聞詩聞禮聞君子之遠
其子於孔鯉今茲贊之儕也其年或成人或幾成人學
詩學禮則亦既戒遠子之節吾事可不務哉於是考州
之東四十里因僧居之外增庭戶墉芳草拳石近而幽
遠而曠澶湯平田甯沸溫泉可以步而適可以濯而蠲
謂爾羣子息焉遊焉贊贊暨賚賞拜手稽首曰應推惠
施之車仲舒之帷蘇秦之筆三物畢具而郡廷溫清所
在今也改晨昏為旬朔夫豈不懷家人有嚴君焉惟命
之受曰俾爾斲俾爾負則使君之材使君之堂使君之
薪成且美矣安在其習定省之近儀哉抑又嘗聞西祖
安陽府君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贊等祇荷嚴訓述

修祖德穆氏之門欲不大不可得也祐甫不腆幸與使
君有郎省之舊考縣在阿歲聿云暮誰謂相遠駕言出
遊旣覲邦君又適諸子之館使君第三子字紹右於伯
季之間肄文史考故實甚精而成因見謂曰文人吾父
之交也從事於游夏之門久矣盍以文見誨如賚也宜
何文也祐甫應之曰僕朴人也徒有志於文知文之所
陌而不知其精粹請道其所見而紹古自執焉欲以文
經邦者宜董賈欲以文動俗者宜揚馬言偃之文鬱而
不見卜商有詩序其體近六經屈原宋玉怨刺比興之
詞深而失中近於子夏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座者取崔
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走檄者徵陳琳曹劉之氣
奮以舉潘陸之詞縟而麗過此已往未之或知宋齊已
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胄系皆存議其優劣其詞未易

故闕焉紹古曰盍書之因命筆而記之大曆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博陵崔祐甫之詞也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
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
於吳中或目韋房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于二郡
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侍
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人間領二
州去年脫抗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
任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
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
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
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盡戟燕寢凝清

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昭將來因以予句宴一
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
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
題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闕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
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祗
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
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絃琴樊公和之演操相
應澄清撫綏遞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
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暖罷宴之後贊
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方鄙魚目知雅樂者始賤鄭聲
自樸散為器真意在琴與衆樂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

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于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夫子不止且聲著哀思或當感自陳其後居常翫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寶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況乃真有道之士乎輒記所論貽諸達者

伯樂川記

孫述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峻德以元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壬命也以駕四牡鑄八鸞旆旌悠悠車轡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已

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闕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蚬其五兵若教慙其六卒泚泚乎信可以懾穹廡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醴酒有奠胥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天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捨之則候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覲于王議工徒而眾為此會爰究變度匪遊匪追蓐食無再舍之勤扞讎為一夕之衛不愆于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

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爲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
卒以寬其征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哀其
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力近利者
姦之所生於是乎禁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
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漢書田疇賦
講射訓騶蓄信義爲國寶修德刑爲戰器行之一年軍
乃有節邊鄙不從龔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卻
穀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
云此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
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爲後晉大夫以同官爲僚入亞六
卿共行司馬之法出曆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嗚
歎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元宗

唐制嶺南爲五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
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底
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
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璫時聽教命外境之羈屬數萬
里以譯言摯寶歲帥首職合外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
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
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群力一心於
是治也閑閤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
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
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備戎政
大宴饗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
公北向賓客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

庫及庭廡下。陬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林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示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熏金節，折羽旆，旗旗，旒咸旅于下。鼓以譟，鼓金以鐸，饒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寮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蜀衣，胡夷蜚蠶，睚眦就列者十人以上。銅鬲體節，燔魚載炙，羽鱗鯉牙之物，沉泛醞盎之齊，均飲于卒士。與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鼓吹之音，飛騰幻恠。

之容環觀于遠邇，禮成樂徧，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徃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勒于金石，以求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牢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觀

邠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川之師，牧我邠荒，藩我雍疆，威厲乎廣漢，聲凌乎四隣。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宸而嗟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仗鉞總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邠寧之卒已。

仗誠而言曰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足以勵不
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述之而已哉越
三月河漸未流東風始奏優柔逶迤被公軍容公襄奉
詔親帥師備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閩外得顯
亦大有所不顯也于是軍吏之職事者進伏於鉞下曰
舊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
生而愉所以觀軍實資師徒實舊典也遠之不孚公從
之乃練令辰詔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墉日既登塵不
騰窮陰閉淑氣升軍聲歡康儲與雷礮翕乎衆民膝乎
氏羗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
而爲行東西饗闕而再拜如蒙上命命之然後申號而
惠周升堂而澤溥賁育之倫列於公之宇校師之士次
于公之堂進猶風趨坐如雲屯旌旗蔽日月戟交光公

于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
銷是日朗寧軍中無淫聲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
奮武之烈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歡絃匏之繁罔不合
簡節諧雅音俾三軍之衆毅其氣和其心群羗之長釋
我俘歸我侵少壯熏熏老疾謳吟侵化爲祥虜趨爲擒
洪矣偉矣朗寧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乎致享者不
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碩其膚酥可以暢其
情故朗寧之饗士兼以仁酥被之豈以羶以腥倚之哉
武有七德朗寧其由二三焉于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
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盟兄待御史益有文
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惡群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
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紀事益知之乃題曰邠寧
節度饗軍記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羈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涉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含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

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亦有馬之下者焉行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噓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劔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瓶盃筥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投壺之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二人之所長

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
盡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
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
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
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爲之勞
而死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
大都焉予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
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祖二疎圖記

王蕩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
以東譽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
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耶
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

置酒一器初沉思想望搖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斗無三
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盡矣午未及夕而數幅
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犧罍二壺觥卽觥而壘
罍卽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鑪
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
服有持筭主事者有捧罍就飲者有馮軾徐來者有司
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
遺筴履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疎也主人
久視而問曰東饗而坐卽行客也去國離群而容無慘
恨何爲妙曰二疎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
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旣
辭勤於夙夜而果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
不爲利易已之能繫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

二疎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歿豢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狎往往時見史必書志代以目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辭形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真像蓋上飛于天晦隔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群自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北廡有畫蛟龍六焉玄素異鱗狀殊質怪驤首拖尾似隨風雷乘檣薄褶若較雲雨鷲雀懼栖其上螻蟻周緣其側目視光射莖無流塵伸盤逶迤如護攘棟每飛雨度膺跡雲殿鱗鮮耀陰顧壁疑拔志其側曰僧繇弗興之舊度摸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天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滿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

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余述舉丹青實驗附邑書未簡庶乎後數百歲棟宇斯變龍志其像而事刻編簡昭昭昭然時貞元癸未歲秋七月記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與

四明山道士葉沉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渌淺而白白者激石渌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桃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僊僊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氷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

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
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
往其坦處有壇層級皆玉冰壇面俄起燼竈竈口令火
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
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批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
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
得詳觀自覺骨稟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妙
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
形却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頃石化出塞斷
道路某見畫物不堪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
而有如是者耶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
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以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
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
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
交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
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巾條時李忻
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
跡一屏以爲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
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家或草或隸尤
爲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扶石渴驥奔泉可
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翫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
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
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鏃於
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

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
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
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顛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
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
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荷涕撰錄謹記之

王筋篆志

寄元輿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為王筋篆體尚太古若無人當
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式歷兩漢三國至隋
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
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
聞外獎射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
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
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尤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

以字齊端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其道
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
字刻在荆玉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璧為擊飛上天矣
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
得見其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褰足觀之未去
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
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蝨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
壁霜雪照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詎
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
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為深於篆者之
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攝芻坼裂玉
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矧是愛
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之以其秦

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有子能貴之乎曩吾尚
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于掌裡中今且猶不爲子貴
子不過主於唐而得與水同爲唐人吾知水歿二三十
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子目數見故易之
若此使水主於秦時子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耶是
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水旣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
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
迹固爲門戶見覩之物矣水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
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于顏眉間欲卷而
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疆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
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水生唐時水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
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士人爲吾寶之

斲琴志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
樹之良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朴成輒叫
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荅若寒
玉透水噴出瓏璫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
無毛倫他人見朴在月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針
之數到耶琴之形化耶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
若挹澄渟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眎或惜其所以爲沈
生乃絃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
峯橫空鳴泉出雲鳳龍騰凌鶴哀鳥啼松吟風悲予聆
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冲動
終然睹化源寡賁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
立窳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有太古闊視區外乃知不

知音聲者終身為臆聽喜木繞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
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
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
稀以至夔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
明以聲耳耳旦惑况擣水無朕而責其必無惑耶予於
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新也俱與神遇懼異日斯
琴流于人間為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為委土矣故志
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
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
物者訖讒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
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

辭雖史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
公賜物者願得以觀丞慘然諾即其家偃僕躍步表賜
書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
者七控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周者以金丞曰傳
云環者列佩用也王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
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閭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
其襟袂從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澳
一從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
又雜為狻猊虎龜橐駝者靴袴一往來為鈎屬鏤劔文
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
揆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韜刻飾以金別為金
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觶一小觶一竿囊二柳
盃一蓋嘗佩於帶環王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

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
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
絳五采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
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
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
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
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
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
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
衆物見其時之工志攻一志廢也於賜公子以皇冠服
見視臣如交而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
上嘗不曲制其事言他不可動哉於公問公疾見上答問
公如家人之視子姪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
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以異他人之觀
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且死物人雅謂子
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日記衛公故
物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期本則思善建不
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
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
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
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
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
樂里故閑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獲及于亭之
東南隅見藁竹於斯枝葉矜瘁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

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譬簞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萃專蒼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聳經長又有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前棄若是日本性猶存乃交翳蒼除真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剝竹記

音果剝也
出玉篇

劉寬夫

左史院近宸居之正地

且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

自遠闕邃幽闐似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虛中絮外之操蔭座祛煩之態紫微即高公嘗賦之固已備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暝色爲之早來陽春爲之減煦四序不正一庭常昏蚊蚋曹飛雀鷄自遂披圖散帙觀覽不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命斤斧將治其蕪沉吟即時乃用申誠且謂其徒曰礪爾器用端爾操執慎爾區分其有質微而葉環萃聳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篁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棲鸞鳳者去之其有群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爲之傾大旱乾物不爲之瘁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雪霜密可以泊晴烟疎可以漏宵月嬋娟可翫勁挺不回者

爾其保之既而芟翦畢功繁蕪立盡去者存者邪正乃
分不決旬扶踈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凜慮之効皦日
明姦之機擅繁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
尚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
伸之因紀一時之妙筆而述之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下董刊

唐文粹卷第七十七

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箴誠銘 摠四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箴

大寶

箴 張蘊古

丹宸箴六首

瑞箴 孫朴

兵箴

張蘊古

太倉箴 李商隱

獄箴 張說

縣令

箴 古之奇

縣令箴 元結

五箴 并序 韓愈

動靜

二箴 岑林

口箴 姚元崇

視聽箴 沈顏

自箴

元結

行已 李翱

暗室箴 歐陽詹

誠八

三誠

并序 柳宗元

冰壺誠 姚元崇

執秤誠 韓愈

執鏡

誠

守誠

敵誠 柳宗元

銘九

幾銘

權德輿

門銘 盧仝

二銘 并序 羅衮

枕銘

杖銘

擲銘 盧仝

藏劍

銘 著者 實座右銘 白居易

握筴銘 裴君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
處王公之上任士貢其所求且察陳其所唱是故恐懼
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
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
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
四昧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
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
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唯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
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

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
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
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
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膏臆捐好惡於心
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
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
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聞勿察察而明雖
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黻纁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
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効響
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
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
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

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宸箴六首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頌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悔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親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踈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宸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揚阜慨然亦譏縹緲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駉駉鑿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酒舉
白浮鍾魏敵侈伏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
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
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治平百代
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倡蹶非
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各微行豺豕塞路觀貌
獻殮斯可戒懼

手詔答曰

上雖不能盡用德裕之言而特命翰林學士韋處厚
殷勤草詔還答亦可謂得美善糾忠至矣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

風澄坐肅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
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
之旨任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
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隅用比韋絃
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開
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
以副深誠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
極於龍夏德將不曷降雌雄桑穀生朝殷道復昌麟出
豈妖孔氏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漢越裳復
至白魚躍舟鸞鷲鳴岐殷人聚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
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

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我作此箴敢獻
哲王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如天殺作爲五兵曰王及霸功
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于原戰龍在野大寶
斃旄非兵孰可動如决河靜逾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
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
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
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先曰
我強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
制陳吳攘袂羸氏大潰武不可翫翫則必窮兵不可廢
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兵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隨傳美止戈

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抄忽壯
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太倉箴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爲陟高岡此禍胎怨
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陂萬頃不廢汪汪
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曷若寬猛處于中央泉穀之地勿
言容易貪夫徇財有死無二御黠馬御不得不利下或
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聾下或誇我秋毫必
睹是人甘言將欲相瞽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禽
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
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爲
人或况乎九門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
問龠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

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何利鍛之以清
虎用何縛授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
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爲準旣亦何憂乎不
直不平各敬爾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
反魚以之歎息豈無他粟豈無他芻蕘茲似珠不可不
虞倉中役夫千逕萬途桀黠爲炭眊盱爲鑪應事成象
無有定模緣私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或來讌話倉
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
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真此門先
塞須防蒼蠅變白爲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
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
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獄箴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
務窘束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爲主是戒是勗茫茫
率去春蠹羣生賢愚中雜真僞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
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
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虐
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爲獄則固爲牢
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圓土纍纍繫囚求食搖
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爲非所逼隘狹室歌傾漏宇
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
謂無傷疋婦含怨三年二九陽疋夫結憤六月飛霜可
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

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為涓流成池片言
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
物人不自知從諫勿拂愆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
愆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
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
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
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
不成過客箴士翼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
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
人禍福為其嗑喻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
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踈難與為
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開由
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
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箴 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四十有八
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
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
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于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嬉
蚤夜以無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
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允從也為此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

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歟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皮日休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往無市怨去無取嗤跡無露顯名無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

疑坦道如砥履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劇繁維日慎一日
念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恃德勿欺孩孺衣
冠矢則勿慢皂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爾殛深林
雖安虺蜴爾螫居不必野惟性之寂止不必庶惟心之
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祿食躬雖已安
若敵鋒鏑味雖已甘若舍冰蘖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
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
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
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
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
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
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
壁以代韋弦

視聽箴

沈頰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育人一其聽而不一
其聰故耳有時聾蓋目之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
惑其聰且玉者咸知其玉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砒砒亂
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
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偽背正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
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砒砒鄭衛之故乎
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砒砒鄭衛
而已則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特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姦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行已箴

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譎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禮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矜莊天迴厥害鋤倪已亡又有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繩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三戒 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袍就犬者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者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屹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

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伎止輩因跳踉大囁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伎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其氏之鼠

永有其氏者畏曰拘忌持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其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梳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纍纍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

盜暴尤甚旦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撒瓦灌穴
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嘉數月乃已嗚呼彼
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冰壺誠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志乎清夫洞澈無瑕
澄空見底當官明曰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
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
守其節允今之人就列稱官當官以割剝爲務在上以
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
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
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緇
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

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
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誠并序

姚元崇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
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爲政以公毫釐不
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爲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
綜斯得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北西以對左右以持秤
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
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
天下公器官者廢人之師其身既正下令而行在下無
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
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

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執鏡誠 并序

姚元崇

執鏡取其明也夫內涵虚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
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慙山雞對而舞故君子
是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照姦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
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飾以繁組匣
以珠璣龍遠池臥鳥臨月飛傍入四隣中延萬象濟物
攸博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詮目則翹
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屢照君子是效嗟
爾在職為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
為德紛綸諂媚汨沒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
鏡之繫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
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
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拔而外施陷窞以待之
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肩鑄
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
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
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所
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
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
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倔強者帶甲
荷戈不知其多少其餘地則千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
在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

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
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之而不爲之備乎哉賁
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
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
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
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
楚馭范文爲患厲之不足而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
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
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爲裔敵
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如此道大名備懲病克壽於莊
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老老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幾銘

權德輿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
物陰騰下爲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渾區乃卷
乃舒與羣有俱冲用爲工方寸爲爐周行不殆造物可
侔一以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
得時大行變贊財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藏之無形山
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矣
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悟蘧生可卷顏子殆庶物
知至至節宣好惡無愆五事無汨百度靜之如淵運之
如環得喪糾纏相望其間不見其朕莫知其然審而用
之吾道常全

門銘

盧仝

貪殘姦醜狡倭訐復身之八殺背惠恃已狎不肖妬賢

才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
不見余心思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二銘 并序

羅衮

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
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衮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
二物而爲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歌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擲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藏劍銘

潘存實

曾得劍匣而不持或怪之乃荅曰直不可媚善不可害
仁不可暴苟好是則利不在鋒銑矣遂爲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雄雄神器蓄在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
德雖百鍊之網於愛身也奚力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作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于屋壁
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爲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二聞
毀勿感感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
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
邪分歧居與正爲隣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修外以
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
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

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猩猩銘并序

裴炎

酈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援形人面顏容端正學人語若與交言聞者無不欵歔其肉食之窮年無狀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阮沂云曾使封谿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爲群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爲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

托泣而遣之左太冲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烹里人以餉封谿令曰何物曰猩猩惟與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羣罽色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笥中出此圖相示賓客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謂諸賓客曰彼獸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胄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覲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子奚獨悲此諸賓矍然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趨世利汨沒名務者之所聞乎敬篆斯言以爲座右

其銘曰

爾形惟後

爾面惟人

言不忝面

智不踰身

淮陰佐漢

李斯相秦

曷若箕山

以全吾貞

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書一摠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荅張九齡書

元崇

謝杜相公論袁杜二相書

柳冕

上宰相書

陸長源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上崔相公書

劉軻

再上崔相公書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
運天下者父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
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
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
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

其銘曰

爾形惟後

爾面惟人

言不忝面

智不踰身

淮陰佐漢

李斯相秦

曷若箕山

以全吾貞

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書一摠八首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吳興姚

鉉

纂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張九齡書 始元崇

上宰相書

陸長源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上崔相公書

劉蕡

再上崔相公書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
運天下者父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
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
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
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

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
王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
無往不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
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
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
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
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亡女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
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
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帝
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
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
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
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

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
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
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
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僖明主在
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爲君侯至惜且
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
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
貽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
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
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
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
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
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

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
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
甚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勿辱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
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
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
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
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
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將大擢倍勵驚庸每
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揚橋之或用
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
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旣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

而則然顧無隱匿亦死爲明分矣猥懼不敏敬承厥休
特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
論房杜二相書并答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
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改數處愧無
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
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不能
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
於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
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
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
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

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于西漢揚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亦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揚晉陳以

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二代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遺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上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曷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
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
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
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
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
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
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
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
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
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
有其常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求衣舉至
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
古况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群司之調務也

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
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
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
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
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
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韋弦各施輪轅適用頃者
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為直破
觚為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
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
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
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
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而為地一隅如是諸司悉
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

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侵淫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興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塞上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沉默弘寬者爲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爲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厨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斂糴實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糴殆不得人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

曠姦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儻四氣或爽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爲累非淺况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爲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爲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求度支敕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斂增最一人與者騫騰於廊廟嫌者沉淪於草莽欲求其爲惡者懼爲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况今北虜和親糜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其傳之將聯營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湟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疋夫也敗樂毅棄勝之師謝艾書上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

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
之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
當台衮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
膈踵覆車之轍哉某齒髮向衰志力猶在遇賢相逢明
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
而得仁某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為志氣播為事業然則阜
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為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
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覩皇
極綜綸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
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
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

嘆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嘗所感槩申於盛明使三辰
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殼中且以西漢公輔言
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
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
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
亦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
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
齟齬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
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
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
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遣辭
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
目復萬物於全性在文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

宣其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閤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閤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閤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閤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二疏而上一邪人而終不信閤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

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况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閤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閤下厚知受贊擢者不少能受閤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日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閤

下裁之而已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為相，大戎親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鷄狼子，是宜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道誠素則無以為也。然而潛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兇孽，新夷秦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口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為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磁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而不乘

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為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為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耶？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為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為聖賢，況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大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為，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

之無事不欲爲魏魏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爲之準者耶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爲滋味者耶若軻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爲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左丘明揚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爲書故北居廬山亦嘗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曰今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

相公登庸天下裏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開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者伏念挈鉗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耶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於搢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耶自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耶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耶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耶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之時而不能爲之者耶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

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為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政德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為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為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為相也以彌綸為已任亦以筆硯

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絲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繡羅紉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鈺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為恭事玄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翼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耶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為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

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聖上自儲副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為房間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棗之勢矣古之賢聖遏禍於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昔西京初留侯譏高祖衣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為家惟才行是取何新

舊為夫以一家國為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為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開誰一與長閑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閱於目而可寘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為邊垣者朔方為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邠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遏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邊兵無襪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

閣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祝觴禱死貴為節制
猶無慘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鬪
耶今鈞怨者旣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
以矯之之術以廟筭決勝授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
下諭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
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
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繫軍者非
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
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卧甲
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
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某謂相公
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
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措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
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
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
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彼白
屋之上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
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
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爲之者耶此小生汲汲於
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
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
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唐文粹卷第八十上

書一 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林蘊上周相公書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拍的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勲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居

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柰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為事耶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墜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拍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誅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耶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尊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半二年冬輒獻書思

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功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縣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社佐太宗文皇帝剗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姁我疆我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狄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跼齧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書

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
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
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
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卒窮年不離饑寒以月繁時
方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弃鳥獸附於藪壤故
死者歛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
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
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大戎馳突不一日二日
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弃壁而逸豈暇為國家
以却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刀斗不聞
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
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
戰朝廷既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

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
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日皆以貨利相誘彼貨公
之賓僚悉皆和乘斗粟必欺於文素一言可致其贏金
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
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
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
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
如班超之傳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
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
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
相公必以為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腑
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
之外接彼大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孥戮已

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
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以其斷然一
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
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
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况漢之為漢多有異
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曷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
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
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
伐之法詩周頌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擊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
乃文王受命受殷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

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

致之清平為周家之

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

此詩以歌舞文武之

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

今之一卒之長不肯

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

之詩曰以爾鈞援以

爾鈞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

言言此實文王伐崇

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

文王親自為之夫文

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

之列于大雅以美文

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

代之人何如此三聖

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

狄乘其邊坐於廟堂

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

儒者竟不可知兵乎

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

廟堂之上指蹤非其

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

攻吐蕃大敗於大非

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

于西方此乃鍾鄧

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羗微關東兵用於西方是
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
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謂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
虜咋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
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
滅撲擻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
謀之人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
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
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輯敢獻上以
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
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逞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鑄
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賊未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捨其狂
愚一賜聽覽其大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
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
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
兵士上不過五千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
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
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
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馬初
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
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
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
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

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令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鄉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

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適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二月日曾無犬吠况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

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
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
乘北首唱為亂昭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賊起
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
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
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
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
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
處處賤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
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
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
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
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

王承元出於鎮州父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
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
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
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
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絜淋頭竟
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
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
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
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關隘多山井泉可
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窺其口高壁
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
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
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

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况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
讎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
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壘
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駟上山徑擣上黨其用
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
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共育
勁曲最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
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
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
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
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字文弼曰
天河陽要衝精丘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
彼汾之曲成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

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
王猛伐後燕慕容苻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
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
將常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玉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
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誅劉
楨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慮纔畢復生
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
尚存沁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
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
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
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以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爲儔苟有妖孽某安敢不隳裂肝膽爲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爲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爲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爲一何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

爲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弃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鄆兩軍掎角相應此皆腐儒堅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爲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已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替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况內立與臨城祇二十里北

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旣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疆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恧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闇齎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國以厚錫爲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帥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其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啻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

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又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回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旣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群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况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

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
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
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為事先不宣某再拜

唐文粹卷第八十上

唐文粹卷第八十下

書啓三 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兵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為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
為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為
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真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
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
紀薄伐之師殆繇鴻庖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
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遠之而已不常為秦人
罔知天命連兵而誓言至於逆三靈培生人元元蚘蟻魁傑

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
孝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隘函夏鮮黎蒸將郭窮荒而
寓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傳誓誅慮
殫兵老豐仍于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
下懸罄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舡摧酷六畜之租興危
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烈乃乘秋之虜
常存托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惟皇唐操
璇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
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大戎跳梁猾我
右陲儒之策曰辭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擄宿兵
則厚亡九聖之丑石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
則右臂可斷六左腕可俘太宗玄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
功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土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

豈負鼎勸新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
累息而長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
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
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羗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
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廣
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
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
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
聖人朝在明堂旣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
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不遑復思宗九廟之
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
周而忿生然寒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却年矣
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

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
先殺之來則棄民而相保殺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
謂戎無却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
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於
虜踐遷民於虜濱城適罷而殺窮民未居而囚拘彎弓
者却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
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下戰而歸故明主得不征蒼蒼之
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
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却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
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
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
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
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

得娛無功虜不得候相膠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用周
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又竊覩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
實國家思往來之績垂不臣之姻然聞蒸報且數貪恠
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
知將尋鄭人伐胡之義復採賈生五餌之言耶愚竊以
爲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
穹廬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侔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
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
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曠兵于茲
汗命于茲斯者皆囂廊之亟宸旒之虞而屑屑狂夫亮
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傳俾委輅輸求試
屬國之官而後觀焉其再拜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鉅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螭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閔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躡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

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衝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瞻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底水東滎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者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

以爲大人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
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
宜日夜具申宣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
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
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
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
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
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
子齒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
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父矣是以
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父矣是以暴亂不止若
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
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

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寬之符秦相猛將
終戒視後禍大唐人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
時得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
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
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
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
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
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弃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
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
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
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
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
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拔惡

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袞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泚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尋剝我梁宋天子以蠱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

彼之望將軍其猶涕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畜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二賊醫壽春啗穎上刷毫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斂不謹或伺候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

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勦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爲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下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關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梓項而驅也若曰

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其口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曰其將何圖嗚呼因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旨於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勅曰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綰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

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爲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群寇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賊不爲則已爲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無事迫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

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暢揚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霸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驛之騎凋耗已無潼酪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守命雜種藏跡陰山取

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
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北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
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
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
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瘡
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
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
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
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
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
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
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
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曠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

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恋
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
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
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
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
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公弱水西行
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告
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
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
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
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
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
於枕席之上旣寇於掌股之中軌輻懸餅湯沃現雪一

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
為長然出為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
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
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勅敵況示之
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
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
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晝地而
兵形盡見按瓌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
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
能羈越臣胡大與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
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
任感恩

唐文粹卷第八十下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書四 摠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易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答王績書

杜之松

重答杜君書

王績

論國語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論制詔

答揚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
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以為新奇彼董子畢子何庸
末於學而遷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
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

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也則見畢子董子庸未於學而慶云云也足下所為善非元凱兼二易者則諾若易者則諾若白孰與穎達著此說乃穎達也非一行僧畢子

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濫宗元白

荅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侍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蓋與諸侯為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籍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籍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

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
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
五行無疑睢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
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
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爲銓釋
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重荅杜君書

王績

白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
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
遺旨頗曾恭習雖因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
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
正服之縗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如其半焉豈非義有難
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 綬可均功至或

殊縗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恠焉至如父爲嫡子獨施
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
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爲服斬義亦
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
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
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爲祖父繼之爲大宗
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爲禰凡繼之爲小宗此四代
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爲其長子斬乎爲四宗
之祖亦得不爲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
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国道廢雖有其禮將
安所行逮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
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
古且今可行於今以爲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

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
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
亡朝遷市變譜謀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
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
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
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爲義合而家道
之睦斯爲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
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
妻也菴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
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
道終喪而嫁弃婦之義也違道弃義又何述焉苟全道
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爲當矣
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睦

伉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去君臣夫妻俱以義合
而妻爲正服臣爲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
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
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于斯此其
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爲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
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
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
焉故情曰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
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
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
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嘗
度情以處必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碻不能存其子
情不害義我宮之竒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

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爲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替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爲長某昔在隋末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衆子服菴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菴先儒以爲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爲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爲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表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爲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祇送王績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恠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終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

挽引彊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虐好恠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閱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後世之訛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旣就累曰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辭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爲書者豈若是據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據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爲是書

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況不及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猶是罪余者曰雖累百世滋不憾而而志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再拜

荅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前人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也拘囚已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

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恠張之以閱誣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穿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守居泥塗若蟻蝨然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賴世之知言者為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故言之也前一通知來言

頓首以汚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宗元

荅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鍾大玉慶霄天籟竒采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欣歡駭悚詠歎無斁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為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尙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耶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
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于四方為
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
遠者大者豈數數然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
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
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
歲時遂不計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
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覲然以序引奉煩者
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未為子
孫秘藏非敢效太冲三都而求玄晏發之之道也及覽
鴻麗之作無非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
第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
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

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肝沒齒無
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今
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揄揚弘大務
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為虛美所莫盡去過談方敢受
賜耳故吏部李貞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來為後集序
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遠異
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亦輒為閣下良規非止於自
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
况之今又遇閣下此依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
眷私而滅裂公是是所切也載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
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細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

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
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
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挹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
自卑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
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
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
沒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
將束爲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
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來喪斯文
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百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
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
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
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

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
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
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须負於聖朝是長埋於
古學矣大夫銜命比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列主人寒天已暮閭燭之下應
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夫非
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
冰再拜

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書五 摭二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史

答孟判官論宇文生

評史官書

柳冕

與馬植書

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

書

王績

答王績書

陳叔達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輒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昨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諭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

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長乃軼孔氏而脩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見以為寔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當卜二公之事聖人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魏曰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即首周南脩春秋則繩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桓莊遠迤陵頹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

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脩廢起滯以論天人
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徵遷叙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
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
教以一王法使揚朱墨子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
於叙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
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
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
則聖人不復脩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
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
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
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才奮史筆不虛
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苟知
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與知春秋之可與則君子乎

哉宇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
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
道德之奧雖道有污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
聖人之道故言而爲經動而爲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
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
之廣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旣隱
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
於古之道君子以爲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
以爲難爲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鍾者
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爲難
文之爲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彊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金黃

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
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子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
之耶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智者矧
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群居時
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
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嗾嗾於內若飲者
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如
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
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嶽崑于
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
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豈如
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
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

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耶蹶然而恐震駭且
父曰微天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
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
三苗踰柳而南沿澧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
揚生楊生以傳書曰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
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其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
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
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坐似假生之口以
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
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
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
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
筆硯間耶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回生

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為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
以為遷回此愚所以憤懣思欲以聖人之為市南宜僚
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
其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
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
言其工拙贅竄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二如拍掌予又
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為見非不弘
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
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
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後國語別吾足
然後兵法抵宮刑然後史記耶予是以自忘其愚瞽故
有三傳拍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真
孟三卷隨監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置

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太君之前曰真良史矣
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
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
知已誠難事也如不難亦可為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
耶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
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焉日磾蔡邕盧植
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顛繆襲應璩王
沈傳玄茅暉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
皙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
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
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
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傳宰陸
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

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温子昇魏
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邨崔子
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
柔岑文本言隨書有若王師邵王曹頰師古孔穎達于
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温大雅魏鄭公房梁公
長孫趙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
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
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
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聞
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
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耶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
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
採葑菲者無以下体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

以為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
以為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
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
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耶
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
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為相雜書萬卷
亦足以養高顯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
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
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
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
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

方去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
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
於當代傳范兩家述之於後葉令史司取士有倍東京
人自以為苟袁家自稱為政駁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
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
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
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傳爰自
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於州郡視聽匪詳討
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
公華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居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
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
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劫簡以往而近代史
局皆通籍禁門幽居力重欲人不日尋其義者蓋由杜

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頗
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如貶言未絕口而
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措紳咸見去人孫盛實錄取錄權
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詎無畏乎其不可三
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
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
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
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
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
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
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稿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
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摠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
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

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鈔奮墨勤墮須等其褒其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允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沒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網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試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因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有芸閣之中英竒接武僕既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何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堂壺負重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瑛步頓生光豐屋華楹顧蓬蒿而徙眷鳴鐘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襄特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栖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麟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十祀故

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方復固其緘滕嚴其高鏑
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
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
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先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
亡兄點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
無可憑採以此充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
三王績曰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
雖承厚眷慙然自失誠恐持却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
曹鄴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
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旣以驕鄙相訶又
以緘滕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

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旣圖繼就須有考尋
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
以謂為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
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
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
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
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
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
下及馬迁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
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
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
郊裡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
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元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

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
貞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
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
魏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
道義謳誥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
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
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叙致浮雜寢貶
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為能
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
貧救寫其祖父冠冕胤嗣婚姻以為譜牒之證耳豈不
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
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
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貞良史馬古人玄過高唐者

學王豹之驅遊惟渙者學藻繒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
十六年成敗否泰日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
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駢辭流離則
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寧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恃疇眷以塵清覽當
積兼金以購點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
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且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
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
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
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

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至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充非也史以名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又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特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

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迨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迨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

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由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去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他人難矣哉

荅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

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諮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

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
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教在
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
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
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
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
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
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
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
是公非以為本群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
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
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
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

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
下視僕叙高慙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
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
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
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
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
幸無恠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
不得實未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
自冠好遊邊上問古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

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
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
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灰其益事無
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功
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
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瘖瘖廢頓
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
墜太史遷言刑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
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
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
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即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

部員外郎濟之子天寶中隱于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
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
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水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祿
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導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
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
狀潛兆慮不得免乃偽瘖其口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
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
斬首求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
其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憂緒繼逆虜
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詎元帥府
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
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斬拜之受汚者
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

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而不者之所
不為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
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
朝其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鴛為鷺
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鴟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
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嶽一男子
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
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注記
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
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師崔太傅皆為歌詩以美
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
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
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

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
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史職某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
每寬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將欲抱所寬詣京師告訴因
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
將不為驕閤之所排訶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
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
與某游願得所寬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
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
然誚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
安祿山必反即詐為唐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
濟死執不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

立行動已取足不干州縣年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令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了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書六 恂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選舉與權德輿書 柳冕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諍與人論諫書 杜牧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論仕進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與鄭駙馬書 張說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論服餌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

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為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跡小人之儒教之末

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則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無靡恥乎冕類首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

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奉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為仁由已然亦必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之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况以蒙劣辱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借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參考

策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辦惑而已言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喪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意則牆面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余五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及有數紙而默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彊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之道耶大凡常

情為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
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
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
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
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夙遠之不可復
耶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
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某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頌首每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
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
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
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
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

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
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
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
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
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
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
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弟也武王之弟也夫子
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杜稷
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
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
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彊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
之子稱公子之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
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恒武莊

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
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
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
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
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
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
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
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為
氏生為賈孫叔敖為艾也遂啓疆遠子憑遠掩遠罷屈
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子木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
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
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疆其賢
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

氏欒氏卻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故勤勞臣也用其
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
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
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
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
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淳華輕薄不可任用
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九二十一年為唐
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
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
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
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屈入塞免胄戰死儀章廢武
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

進士也吐蕃彊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
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
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
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歐致四王手提社稷上
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
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
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
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
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
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
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
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
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

王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帝后黨中小許公佐玄
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
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
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
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
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
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凡六出天寶雜記
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
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宗辭制策科當
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天亦叛他未叛
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彊弱而施其所為司空
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
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袁相為滑

州滑州九月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
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沉滯各
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錢州取李
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
他以請者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
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
蔡劇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
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
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
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
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
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故
殷道復興鴻鴈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

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崇佐玄宗亦以務
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
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
其言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適茂皎無
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
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
云三月不仕則相吊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
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
上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
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
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

郁以母舊遂獲謁見叙故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
言之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二年無聞摧頽折羽而不
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
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
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
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
者亦不多遠也鑊鉞於於鉛鈍之中下工覩之固亦知
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嫱後於
宿瘤而行有目者覩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
宿瘤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輩果殊
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况逃乎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
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因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
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真已為擁腫礫石鉛鈍宿瘤矣

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
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暵也子之道豐
節也子且有碎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棄之珍而密積
之有切玉之利而謹視之有傾都之艷而深帷之雖使
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
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覩之而駭之彼之所誨
固亦郁然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必
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
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榦貌於一人
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兄
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况悠悠者
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減
盈消息其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

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持之有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

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全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已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其於惠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

富以嘉聲自振若建瓴決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况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鏤錫毛嫵終不慮隱之積之禱之之為患而擁腫樂石鈇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駭馬之亦已多矣豈與族允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岐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懋然無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

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其人君一悟而至干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亞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諫殺人者殺人多諫改獵者改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陪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

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
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
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
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
祠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舡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
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室曆中敬宗皇
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
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
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
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
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
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

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
釋疊疊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况於君臣
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
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破閣下諫疏錫以幣
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
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
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
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
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
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其承
閣下之厚愛異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
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
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奮起志慮

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
掃洒以復厥初其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
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
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閤下之一疏抃喜
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
言誠不覺繁多其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
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
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持諫官而後言耶苟立
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
元之政最為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聳上於
是漆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

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
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赫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
之勞如此則敘立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
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
也官秩優而位崇者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
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群髡三年之間斤
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
持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
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大夫職耶樵以為大蠹生民者
不過群髡武皇帝發潰除之冀活疲氓今天下之民喘
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旣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
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
群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

事儻以樵音為不狂試入為上言其略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如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貺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勗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耶夫言豈一端而已夫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惡者不思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敢不爭斯語直以阮蒙摧頽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耶吾子知僕將官遊訪僕曰是役也為身之役歟為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為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僕之肩肩歟僕將沉棄蹇連乎則撫循吾之軀何為也其行奮飛騰凌乎則君之建官

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耶足下所待僕之寧以曲私從差我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粵其果有茂異僕士半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話道于彼不識况親戚之無問乎苟不能籍此弟僕能貴富之且猶莫許而况又妄於他人耶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性而欲輔僕愚心共至公於天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甚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為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雷下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耶謝絕之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

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
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
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
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
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敦當如
僕瓌瓌方困柰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
野用心異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
其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老室之戶牖孔門
之棖闌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
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謂真宗不逾遠也者稱歸
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耶斯

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
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為我用唯此二義
繫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滎陽之深於道者孰為輕導
茲意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居易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
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問未諭
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
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
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
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
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
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

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
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
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揔其義云為大醫王
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
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
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
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
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
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
人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
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
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
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

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
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
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
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
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美我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
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
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
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
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
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
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
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

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去依義不
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去依了
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
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
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徧舉
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
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
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
而為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
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
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
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
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

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
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
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
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
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
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
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
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
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
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
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者
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

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
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
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鏘慘悍
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為告也再得書
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
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
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
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況鍾乳
產於石石之精麤踈密尋尺特異而究土之上下其土
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
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爛然而耀其竅滑以夷其

眈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
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踈而下者則奔突
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齧齒積
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
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
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志精允為此事幸
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
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操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
之木雖離竒液瞞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
千仞之淵異之北土馬之所生九其大耳短脰拘孿踈
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
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
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

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開轂而輟
輪者皆可以爲師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鑿西子之
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俛吝貪而
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推駮撲鄙力農桑
嚼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
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
有光言當歸者似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苓似
腐腸附子八角其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
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爲上
次乃廣連不必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得其
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
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誇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
然明矣故畢其說其白

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入林卷之三

